

“飞石”

——读鲁迅著作日记之二

鲁 牛

《故事新编·理水》中有一个乡民出去捞水草，有官船来了，他因为躲避得慢，吃了一下官兵的飞石。头上肿起一块乌青的疙瘩。这飞石，原是一种原始的战具，《汉书·甘延寿传》：“投石拔距绝于等伦”。这种简略战具，外国也有。雨果在《晨星》一诗中有这样的诗句：“我是充当前驱的星辰，我是种籽，人们以为它已死亡，然而它又再生。……我是火

红的金质的石子，上帝曾用投石带将它抛出去射击黑夜昏暗的前额。”并接着写道：“起来吧，道德，勇气，信心！思想家们，到城楼上去吧，充当哨兵！”不过两者目标不同。雨果的诗是把晨星比作上帝用抛石带打出去的火红色的金质的击向黑夜昏暗的前额的光辉的石子。而《理水》中腐败官僚则是指使他们的鹰犬用来驱赶、镇压老百姓的用具。

可见戴震转注、假借说不够周密的流弊。在清代，只有朱骏声看出了这个问题。朱骏声作《说文通训定声》，提出：“凡一义之贯注，因其可通而通之为转注；一声之近似，非其所有而有之为假借。就本字本训而因以展转引申为它训者曰转注；无展转引申而别有本字本训可指明者曰假借。转注无它字即在本字，故转注居假借之前；假借无本字而偶用别字，故假借附六书之末。”^⑩基于这样的认识，朱骏声大刀阔斧地修改了许慎关于转注、假借的定义，重举新的例字。朱骏声的转注、假借说，与江慎修的说法十分近似。朱骏声非常聪明，他继承了戴震的“四体二用”说，同时，又肯定了江慎修的成就，排除了戴震把引申义当假借义的错误。朱骏声作《说文通训定声》，做了三件有意义的工作：一是“说文”，讲文字结构和造字本义；二是“通训”，讲用字的转注义和假借义；三是“定声”，按古韵十八部（杂用段玉裁和王念孙古韵分部）将《说文》九千多字按音系排列，以“著文字声音之原”。朱骏声把文字形、音、义三者结合起来，以“说文”作为字义转注的基础，以“定声”作为假借的条件，从而把字义按历史发展的线索归纳成本义、引申义、假借义这样一个完整的系统，开了汉字研究的新局面。尽管《说文通训定声》还有其他一些问题，但这个字义系统，从今天字典的高度看，也还是科学的、值得肯定的。在这个方面，朱骏声的成就，又远在江慎修、戴震之上。

注释：

- ① 许慎《说文解字·叙》。
- ② 《戴东原集卷三·六书论序》。
- ③ 裴务齐曾为《切韵》增字。此文引自《洪武正韵卷三·十三巧》“考”字注引。
- ④ 《说文系传》卷三十九卷首。
- ⑤ 《说文系传》卷一“上”字注。
- ⑥⑦ 均引自胡樞玉：《六书浅说》。
- ⑧ 赵抃谦：《转注论》（见四库全书卷二百十七·六艺之一录）。
- ⑨ 又顾炎武《音论卷下·六书转注之解》亦曾引用此文。
- ⑩ 《说文解字段玉裁注·王念孙序》。
- ⑪ 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张之洞序》。
- ⑫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卷首。